

人物專訪

滕敬齡

IV 9



"To let it free, or to catch it. It is a question."

"Never mind, girl. Soon they all will die, so we catch right now"

涼清清的冬天，鮮新新的早晨，三個年輕女孩活碰亂跳的足音回盪在空蕩蕩的物理系館。

「桂榕，妳相機帶了沒？」
「帶了啦。哇，耿慧、妳怎麼穿長裙！」
「不是說好要一起穿旗袍的嗎？妳們都這樣。」
「趕快上去了啦！」

「Hello! Hello!」
「Hi, how are you?」
「待會去那裡啊？」
「黎園書香不知道開了沒？要不就去麥當勞。」
「妳帶錢沒？」
「可能不夠耶！」
「我也不夠。」
「我有啦！Fine, thanks. And you?」

「When I first come to Taipei,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nd everybody is eating.」

原來對台北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愛吃。那他怎麼會來台大做博士後，想必台大的研究一定很出色！

「Taida, I have never known about it before, but I know Chang Ching-rei. He invited me to come.」
(張慶瑞)

I know a little about Taiwan. My father had come here once, and it is famous for butterfly.」

「I catch many butterflies.」

台北的蝴蝶，本來就少的可憐，用手指頭數數也差不多，現在可好，只能用腳指頭來數了。

「No! You have to go to Lala Shan, Li Shan, or Kenting.」

我望著眼前的這個大男人，棕髮褐眼，少說也有二公尺高，拿著長竿，一碰一跳在鬱鬱森林裏採蜂捕蝶的樣子，忍不住笑了出來。

「Do you always go alone?」

「I suppose it is very boring for somebody to see me catching butterflies. No way!」

他邊說邊笑，酒過好深，眼裡藏不住的盡是遊戲時的興高采烈。真是個快樂的人。想個辦法來考考他。

「Do you feel uneasy or guilty, when you catch a butterfly?
It is life!」

有夠沈重。

「Usually not.」

「Butterfly has only three weeks' life. Whether you catch it or not, they will die soon. And there are huge number of butterflies, if you catch one or two, it doesn't matter at all.」

「It never bothers me.」

好極了，果然是有花堪折直須折，完全沒有無聊的多愁善感和無病呻吟。

「I have been to many places to catch butterflies.」

我們有聽半沒有懂的知道他每年都跑到ECUADOR為Smithsonian Museum抓蝴蝶，還經常跑到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的深山雨林去探險。當他說到他是如何穿越重重屏障而登上三千公尺大山的高峰、再重新俯視來路茂茂蒼蒼的叢林野徑時，整個人簡直是充滿令人心動的神采。

「You'll try yourself sometime to catch a butterfly.」

想想自己已經有多久沒有接觸一個個活碰亂跳原始自然的生命了。或許我們每一個人一生中總該有這樣的經驗，架著一支長網，盡情的在山林田野間追逐彩蝶，再小心翼翼的拿根銀針，穿過蝴蝶柔軟的心臟，將剎時的美麗得以永恆的見證；或勇敢舉起彈弓，瞄準樹上的麻雀，再奔跑地接住下墜的鳥體，切身的擁抱血的漫溢和溫暖；或緊抓著釣竿，面對驚濤駭浪，一對一的較量對生命的執著和對生存的渴望。什麼時候開始變得溫溫慍慍的？每天接觸的，不是放血了切好的悶熱的肉，修正過了安全的循規蹈矩的人，要不就是猥瑣的蟑螂，苟活的野狗，曖昧偷襲的蚊子。生命自當有它的光華。我嚮往猖狂的美麗。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談了半天蝴蝶飛呀飛，桂榕迫不急地想要問個正式的問題。

「How?」

大亮亮的眼睛問著。

「From childhood. It is important.」

「When I was a baby, I grew bigger and bigger.」
眼神一轉，我們四個人已經捧腹大笑。

「Then, why physics?」

「I don't know, but I decided to be a scientist when I was very young.」

專注又淘氣的表情。

「I always enjoy it, and physics is the easiest thing.」

大為激賞。向來人們總嘮嘮叨叨的重覆學習物理的挫折和艱辛，像這樣頭上還頂著光環的人，真是愈來愈少見了。

「Enjoy your life and take it easy.」

看著他微捲而不太聽話的一頭金髮，高高翹翹神氣活現的鼻子，吞雲吐霧背後不時亮出的慧詰和幽默，在在都使我聯想到Feymann。不知道他聽不聽音樂。

「I like Bach.」

挺古典的。那麼二十世紀無調性的各種實驗性創作，想必是掩耳遁逃。

「I like Schronberg, Stravisky.」

「They are all ordered exactly.」

真是抓到了物理的精髓—ordered harmony。而我們何嘗不是？與其說我們震懼於物理的御繁於簡，繼而傾身相隨，還不如說我們根本是醉心於自然的奧秘。當人們苦苦地追本溯源到無法再問「為什麼」的時候，好像只能把這一切的奇跡與真善美歸結於某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因而變得溫柔 and 謙虛。以至於當我談到Herry Miller, Anais Nin描寫個人疏離，苦悶和背叛時，他吐吐舌頭、眨著眼

睛說：「It's terrible. They are too emotional.」然後告訴我關於Homer優美的史詩，Sappho是如何為教堂而創作。

於是詩經中那種古老而悠遠的日子，就在瀰漫了咖啡香醇芬芳溫和而連續的談話裏重現。看到Duncan赤足薄紗的旋起一地鮮花，少男少女開懷的笑道「暮春三月，奔者不禁」，河邊的桃樹天天，樹下的雞犬相鳴，而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人們個個帶著相親相愛的溫柔嬉戲於天地水雲間。

「誰寫訪問稿啊？」

不用問了啦，一定是我嘛！不要偷笑了好不好。」

我的兩頰好酸喲，大概從來沒笑那麼久過，整整四個小時，肌肉都在發抖了。然而事情還沒結束呢，聽錄音帶的時候又笑了四小時，整卷有一半以上都是各式各樣的笑聲，如果那個人有憂鬱症，快來找我，錄一卷免費的送給你，還有不要忘了，下次走在路上，遇見個高大迷人的美國佬，準是他沒錯，就揮揮手輕聲的向他說聲「Hi」。

